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三至七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李維翰

宋名臣奏議卷三

宋 趙汝愚 編

君道門

君道三

上哲宗論修德爲治之要十事

呂公著

臣近准詔書令臣發來赴闕已於今月二十日朝見訖

竊聞近日臣僚未有上殿班次臣雖忝先朝執政之臣亦未獲一親法座少奉德音然自忖累世蒙被厚恩惓惓報國之誠不能自已輒具奏封陳其一二冒瀆聖聰臣無任惶懼之至臣伏覩皇帝陛下紹履尊極方逾數月臨朝穆穆有君人之度太皇太后陛下勤勞庶政保佑聖躬德澤流行已及天下臣遠從外服召至左右竊思人君即位之初宜講求修德為治之要以正其始然後日就月將學以緝熙于光明新而又新以至大治是

用罄竭愚誠考論聖道𨾏舉十事仰賛聰明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歛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無逸皆隨事解釋粗成條貫不爲繁辭以便觀覽伏望陛下留神幸察如言有可採即乞置之御座朝夕顧省庶於盛德少助萬一謹列如右

畏天

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

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蓋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動息天必應之若修己以德待人以誠謙遜靜慤慈孝忠厚則天必降福享國永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則或遲或速殃咎必至自古禹湯文武以畏天而興桀紂幽厲以慢神而亡如影隨形罔有差忒然自兩漢以來言天道者多爲曲說以附會世事間有天地變異日月災眚時君方恐懼修省欲側身脩道而左右之臣乃據經傳或指外

事為致災之由或陳虛文為消變之術使主意怠於應天此不忠之甚者也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然則有天下者固當飭己正事不敢戲豫使一言一行皆合天心然後社稷人民可得而保也天人之際焉可忽哉

愛民

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人君既即尊位則為民之父母萬方百姓皆為己子父固不可以不愛子若布

德施恩從民所欲則民欣戴欣戴不已則天降之福若取民之財不憂其困用民之力不恤其勞好戰不休煩刑以逞則民必怨叛怨叛不已則國從而危故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然自古人君臨朝聽政皆以赤子為憂一旦用兵則不復以生靈為念此蓋獻策之臣設姦言以導上意以開邊拓境為大功以暫勞永逸為至計此世主所甘心而不悟也夫用兵不息少壯從軍旅老弱疲轉餉伏尸流血而勝負得失猶

未可知也民勞則中國先敝夫何足以爲功兵興則
朝廷多事亦不得而安逸也故凡獻用兵之策者欲
生事以希寵媚上而營私耳豈國家之利哉

脩身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夫欲家齊
國治而天下化莫若脩身脩身之道以正心誠意爲
本其心正則小大臣庶罔敢不正其意誠則天地神
明皆可感動不誠則民不信不正則令不行況人君

一言一動史臣皆書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載之史策將爲萬代譏笑故當夙興夜寐以自脩爲念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雖小善不可不行雖小惡不可不去然人君進德修業實繫乎左右前後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

講學

王者繼祖宗之業君億兆之上禮樂征伐之所自出
四方萬里之所視效智足以窮天下之理則讒邪不
能惑德足以服天下之心則政令無不行自非隆儒
親學何以臻兹然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夫分文析
字考治章句此世之儒者以希禄利取科級耳非人
主所當學也人主之所當學者觀古聖人之所用心
論歷代帝王所以興亡治亂之迹求立政立事之要
講愛民利物之術自然日就月將德及天下書曰王

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故傅說之告高宗者脩德立事而已至漢之鼂錯以爲人主不可不學術數錯之意欲人主用機權巧譎以參制羣下而景帝用之數年之閒漢罹七國之禍而錯受東市之誅蓋其所主者不出於誠信而已由是觀之擇術不可不謹也

任賢

昔成王初莅政召康公作卷阿之詩以戒之言求賢

用吉士蓋爲治之要在乎任賢使能能者不必賢故可使賢者必有德故可尊小賢可任以長民大賢可與之謀國若夫言必顧國家之利而行足以服衆人之心夷險一節而終始可任者非大賢則不能也人君雖有好賢之心而賢猶或難進者蓋君子志在於道小人志在於利志在於道則不爲苟合志在於利則唯求苟得夫忠言正論多咈於上意而佞辭邪説專媚於君心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易入不可不

察也自古雖無道之君莫不欲治而惡亂然而治君少而亂國多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人主誠存此心以觀臣下之情則賢不肖可得而知矣

納諫

昔書稱成湯之德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湯聖君也不曰無過而曰改過者言能捨已而從諫則不害其

爲聖也及紂爲天子彊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紂非無才智也然身滅國亡而天下之惡皆歸之者言愎諫自用則才智適足爲害也前代帝王無不以納諫而興拒諫而亡者在史冊一一可考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貴則驕心易生富則侈心易動一日萬機則不能無失固當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其言可用則用其言而顯其身言不可用則恕其罪以來諫者夫忠直好諫之臣初若逆耳可惡然其意在於愛

君憂國諂佞阿諛之士始若順意可喜然其情在於媚上而徼寵人君誠察此則事無過舉身享美名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薄歛

古人有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人君恭儉節用取於民有制則民力寛裕衣食滋殖自然樂輸租賦以給公上若暴征峻歛侵奪民利物力巳屈而驅以刑辟勢必流轉溝壑散爲盜賊爲

人之上者將何利於此故善言治道者尤惡聚斂之臣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前代帝王或耽於聲色或盤於遊畋或好治宮室或快心攻戰於是小人秉間而肆其邪謀爲之歛財以佐其橫費世主不悟以爲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納忠於君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以身當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昔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紂聚之以喪國周武散之以得民由是觀之人主所當務者仁義而

已何必曰利

省刑

夫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百王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去秦苛暴約法三章以順民心遂定王業孝文循之以清静而幾至刑措然則爲治之要果在於省刑而不在於繁刑也况人主之刑獄其勢不能親臨則必委之於臣下故峻推鞫則權在於獄吏廣覘伺則權在於小人肆刑戮則權在於彊臣通請謁則權在於

近習自古姦臣將欲誅鋤善人自專威柄必數起大獄以搖人心何則其情難知鍛鍊出入一繫於獄吏及夫奏成獄具則雖有寃抑人主亦何從而察哉然則欲姦雄不得肆其威善良有以安其性莫若省刑而已自三代以還有天下者數十姓惟宋受命逮今一百二十有六年中原無事不見兵革稽其德政所以特異前世者直以誅戮之刑內不施於骨肉外不及於士大夫至於下民之罪一決於廷尉之平而上

自天子下至於有司不復措慮輕重於其間故能以好生之徳感召和氣而致無窮之福祖宗所以消惡運遏亂原者嗚呼逺哉雖甚盛徳蔑以加矣

去奢

昔夏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而為三王祖漢文帝即位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増益而天下斷獄四百幾至刑措然則節儉者固帝王之髙致也况以天子之尊富有天下凡有四方萬物所以奉養於上者葢

亦備矣然而饗國之日寖久耳目之所御者習以爲常入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外患則不期於侈而侈心自生佞諛之臣又從而導之於是窮奢極侈無不爲已是以先王制法作奇伎淫巧以蕩上心者殺無赦夫竭天下百姓所以相生相養之具而以供人主無窮之欲致人主於喪德損壽之地而以邀已一時之榮雖誅戮而不赦固未足以當其罪也昔紂爲象箸而箕子諫夫以天子而用象箸未爲過侈也然箕

子以爲象箸不已必金爲之金又不已必玉爲之故箕子之言所以防微而杜漸也至漢公孫弘相武帝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當是時帝方外伐四夷内治宫室爲千門萬户由是天下之户口減半盜賊蠭起而弘猶病其不廣大何其不忠之甚哉故人主誠能不以箕子之言爲太過而察見公孫弘之大佞則夏禹漢文之德不難及已

無逸

昔周公作無逸之篇以戒成王其畧曰昔商王中宗
治民祗懼饗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不敢荒寧饗
國五十有九年厥後立王生則逸不聞小人之勞惟
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
五六年或四三年嗚呼非愛君憂國之深其言何以
至此又曰繼自今嗣王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
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小人怨汝詈汝則皇
自敬德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葢人

君初務縱逸小人必怨而大臣必諫至于淫刑亂罰以杜言者之口然後流連忘反不聞其過而終至於滅亡故曰無逸之書後王之元龜也唐明皇初即位宋璟爲相手寫無逸圖設于帝座明皇勤於政事遂致開元之治其後宋璟死所獻圖亦弊而徹去明皇遂怠於政親見天寶之亂由是觀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君誠能慎終如始不敢逸豫則德有堯舜之名體有喬松之壽豈不美哉

右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今朝廷始初清明臣雖術學淺陋惟是前代聖帝明王所以致治之迹可以爲法與夫暴君暗主所以兆亂之道可以爲戒者乃敢告于左右古人有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夙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是亦舜而已矣陛下加意無忽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元豐八年六月上時召爲侍讀提舉中太一宮到闕朝見未對先上此奏

上宣仁皇后論治道在審識人情

韓維

臣聞治天下之道不必過求高遠止在審識人情而已識人情不難以己之心推人之情則可見矣大凡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陛下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矣常以愛民爲心則民樂矣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矣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矣推此心而廣之盡誠心而行之則聖子神孫觀陛下之法不待教而自成聖德賢士聞陛下之風

不煩諭而爭先效忠矣元豐八年六月上時知陳州過闕

上哲宗論爲君難四事　王巖叟

臣聞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臣竊以君道之大無所不難苟得其要而持之則所難者少矣臣請畧舉其要陛下試垂聽幸甚言無所隱之謂忠心無所欺之謂信忠於主者不避嫌信於已者不思謗所以忠信或至於獲罪故人君以察忠信而主之爲難巧於言之謂佞順於事之謂柔

巧言則易得順事則易從所以佞柔常至於日親故人君以辨佞柔而遠之爲難廣大業者存乎勤而人情常易於生倦以隳其業故人君以久而不倦爲難成大謀者存乎斷而人情常牽於小不忍以亂其謀故人君以棄小不忍爲難臣以謂爲國之要能察忠信而主之使得盡言辨佞柔而遠之使不害政行之以勤而無廢弛之憂濟之以斷而無優游之患則治道成矣陛下盛德日新四事之要曾無所難而皆自得益願陛下不以

易心處之則德日新又日新矣

上哲宗論治道貴清靜儉約　王巖叟　元豐八年六月上時爲監察御史

臣觀歷代君臣講治道者多矣然莫如貴清靜而敦儉約蓋天下本無事因擾之而事多事多則民勞民勞則怨民怨則國家有緩急雖賞之而不爲用此所以莫如貴清靜也天下之人所以養生送死者本自足由奪之而後困困而後爲盜賊若不厚其本而徒嚴其末雖殺之而不禁此所以莫如儉約也臣竊傷比歲以來好進

之人紛紛建議天下勞於多事百姓困於不足故臣願陛下以清靜儉約養天下使百姓安且樂百姓安樂則自然陰陽和而風雨時海内將不勝其富矣人以為難臣以為易何則陛下自已有此心惟在守之而勿失爾不勞陛下費精神用智力臣故曰易如蒙採納乞以臣言詔輔臣使體聖意幸甚元豐八年六月上時為監察御史

上宣仁皇后論治性之道　傅堯俞

臣聞之於書曰慎厥初惟其終又曰慎厥終惟其始始

則念終不敢不謹也終則念始不敢不勉也臣愚伏念
陛下考古御今脩明法度恭儉以克己慈惠以愛人登
崇老成開廣言路大義明著仁聲流聞總覽萬機得其
綱要所以欽崇祖宗導世成俗爲子孫百世之慮甚備
非臣筆舌所能形象雖詩書所載丹青所傳殆未有以
過也可謂有其始矣臣愚不勝拳拳謂陛下雖聖性得
之猶當加聖心焉夫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此不可
不思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

已之有餘而彊其所不足有餘則養之不敢矜不足則勉之以爲戒然後無間可窺而巧僞之徒不得比周而望進今陛下不出房闥而天下嚮風百僚奉職者無他以陛下通達平均而政出於大公云爾苟一有所偏則好惡之情露百邪羣枉必爭隙而入矣陛下前日積勞之所成就將中廢而不全矣豈可不兢兢業業日謹一日以圖厥終哉敬願陛下留神省察則天下幸甚元祐元年

十一月上時初除御史中丞上殿

上哲宗論君道在立己知人　曾　肇

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早朝晏罷肎㡉端莊淵默弗言雖在深宮之中不爲佚豫之好可謂有克肖祖宗之聖質退朝燕處翰墨是親日御邇英虛心恭己以延講誦可謂有急於問學之誠心夫有克肖祖宗之聖質又有急於問學之誠心則引而達之廣而大之正今日之所務也蓋聖人之性與人同在謹其初而已夫性之初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火之始然一熒爝之微爾及其至

也其明足以燭萬物其用足以鑠金石其利愽矣然設之弗當則燎原野焚玉石而不勝其害也泉之始達一勺之多爾及其至也大而為江河細而為溝澮其利愽矣然導之非理則暴怒悍突懐山襄陵而不勝其害也人之性何以異於是哉況夫有天下之大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聲妖淫之色足以移其耳目宫室狗馬珠玉綺繡之玩足以移其心志與賢人處矣而不肖者參之與正士游矣而邪人間之日漸月漬習與性成則明者或

至於昏仁者反而爲暴豈其天資之固然哉設之弗當
導之非理故也故以舜之爲君而禹告以無若丹朱傲
以禹之爲君而其戒見於五子之歌以武王之爲君而
太保作旅獒以訓至於成王而訓戒益詳周公作無逸
又作七月之詩召康公作公劉以戒民事又作泂酌以
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其誨可謂諄諄矣故以成王中
材之主而能持盈守成卒爲賢君者設之得其當導之
適其理故也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天下之柄或移於

權臣或假於外戚或出於宦寺諸侯或强大而不可制夷狄或驕慢而不可屈兵或恣睢而不可使海内之賦入或專於彊藩悍將而縣官不能有也百里之長或專殺而司寇不能治也有一於此人主雖有特起之資欲治之志而其勢不能以大有為此古今之通患也本朝承平百有餘年政出於一羣臣奉法遵職外戚奉朝請宦寺供掃洒而已州縣之勢如臂使指夷狄引首待我衣食制兵與賦皆得其要刑罰清平又前世之所未有

也六聖相傳以至陛下言其德則光大言其業則富有言其勢則便利陛下又有克肖祖宗之聖質有急於問學之誠心引而達之廣而大之欲王則王欲帝則帝惟陛下之所嚮而已孔子曰爲君難知爲君之難固有時而易矣何以言之君道莫難於立已莫難於知人已非禮不立人非言不知也孔子曰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臣請爲陛下言之夫所謂禮非制度文爲之事也姦聲亂色不留於聰明淫樂慝禮不接於心

術非正勿視也非正勿聽也非正勿言也非正勿動也視聽言動由於禮則内之非僻之思無自而生外之非僻之習無自而入内有以正其心外有以正其行夫然故施於事親則孝施於兄弟則順施於族姻則睦施於郊廟則敬施於朝廷則莊施於治民則仁施於軍旅則威無所施而不當矣孔子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其守豈不約其効豈不博哉至於知言其事尤難蓋言亦多端矣有辯有訥有華有質有是而非有迂而直

不可不察也非獨如此人主必有好惡之心有是非之心所好者正所惡者邪以忠爲是以佞爲非則固善矣不幸反此則小人必將逢其所好避其所惡矜其所是諱其所非以售其姦言以行其私說故人主好高遠則竊言入好卑近則邇言至好刑名則慘刻之說進好功利則興作之謀用上以此求於下下以此應於上同者謂之賢異者謂之愚而君子雜處於小人之間方且逆其所順強其所劣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必獻其否以成

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必獻其可以替其否如是而君不察焉則小人日親君子日踈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君子道消小人道長此治亂安危之所以分也治亂安危之分在於聽言之際豈不可畏也哉故漢文帝聽張釋之而退嗇夫則風俗至於篤厚唐太宗聽魏鄭公而絀封倫則致治幾於太平齊桓公不聽管仲而進易牙苻堅不聽王猛而信慕容垂則不旋踵而敗亡其效豈不深切著明哉伏惟陛下有克肖祖宗之聖質有急於

問學之誠心宜其於禮不勉而中於言不思而得然臣猶惓惓以是爲獻者蓋天下之物接於我者無窮而不能以道觀物則爲物所引而欲必至於敗度縱必至於敗禮尚何以立已哉天下之言接於我者無窮而不能以道觀言則爲言所蔽而浸潤之譖膚受之愬無所不行尚何以知人哉臣愚願陛下及此春秋方富血氣未定早爲之制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出入起居凡所以害德之事勿爲也左右前後凡可以蕩心之物勿近也便

俛側媚遠之而勿親直諒多聞親之而勿遠動容周旋唯禮之從則已無不立矣無作好惡無作聰明使人不能窺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志必求諸非道使姦言不得入虛心廣覽以揆衆論辭寡者知其人之吉辭多者知其人之躁辭游者知其誣善辭枝者知其心疑以至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則人無不知矣有以立已充而至於美風俗不難矣有以知人推之以修政事不難矣方今

海内雖號治安然内則忠邪雜揉是非紛亂士節不勵奉公守義者寡而交私合黨者多外則爭訟盜欲法不勝姦歲論大辟五千餘人祖宗以來未嘗如此風俗未可謂美也朝廷上下紀綱不肅百司庶務類多文具官不勝其冗而未有以革財不足於用而未有以制哀矜惻隱之書日下而百姓之力未裕也是故和風未洽而歲之順成者常少恩信未孚而夷狄之侵侮者尚多以至寇賊姦宄所在竊發政事未可謂修也陛下誠能蚤

留意於此正己以先之得人而任之力行以久馴致以漸則豈惟卿士大夫相化以義哉芻牧之微裨販之陋可使忠厚而知恥矣豈惟朝廷之上百工得其職哉海隅障塞之遠抱關擊柝之賤亦皆嚮方而宿業矣如是而風俗不美政事不修未之聞也捨是而不務則接物而不能無累聽言而不能不惑接物而累則雖有克肖祖宗之聖質而敗之者衆聽言而惑則雖有急於問學之誠心而蔽之者多如是則風俗愈入於薄惡政事愈

入於弛壞貴者不能自克況其賤者哉近者且猶弗治況其遠者哉非獨如此人事不立而望天道之助順中國不尊而望夷貊之允懷抑又難矣臣愚故曰陛下有克肖祖宗之聖質有急於問學之誠心則引而達之廣而大之正今日之所務也不然則用心雖勞而去道愈遠用力雖勤而爲術愈踈雖日接多士日求讜言而終於無補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傳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陛下欲致此非他學以求

之思以精之而已惟陛下留意毋忽則天下幸甚元祐三年

十月上時爲中書舍人

上哲宗論洪範三德　王巖叟

臣伏以人主言而爲天下法動而爲天下則聖人思所以嚴百王之心而重其事故置右史以記言左史以記動伏惟陛下即位以来恭默思道敬畏不言五年于今臣幸得以右史入侍願聞德音而書之不啻飢渴者亦有時矣昨日臣預立邇英侍講臣康講洪範九疇至乂

用三德陛下忽啓聖問曰只此三德爲更有德臣不覺心躍而神竦既以初聞堯言爲喜又以陛下問德得其要爲慶臣敬已書之於冊以示萬世竊伏思念陛下既能審而問之必將體而行之三德者君人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者也臣請爲陛下別白而言之夫明是非於朝廷之上判忠邪於多士之間不以順已而忘其惡不以逆已而遺其善私求不徇於所愛公議不遷於所憎竭誠盡節以先國家之急而忘其身

者任之當勿貳附下罔上以盜寵禄而不恤百姓之患者棄之當勿疑惜紀綱謹法度重典刑戒姑息此人主之正直也聲色人之所好也而遠之盤游人之所樂也而絶之財利人之所貴也而賤之勇於救天下之弊果於斷天下之疑邪說所不能移非道所不能恱此人主之剛也居萬乘之尊而不驕饗四海之富而不侈聰明有餘而處之如不足俊傑並用而求之猶弗及虛心以訪道屈已以從諫懼若臨深淵怯若履薄氷此人主之

柔也三者足以盡天下之要顧人主力行何如耳陛下誠能用洪範之三德以修已推皐陶之九德以用人則堯舜三王之盛可坐而致矣斯無難在陛下勉之而已

元祐四年二月上時爲起居舍人

上宣仁皇后乞先正君心　范祖禹

臣蒙陛下擢受諫職才力淺薄懼不克勝受命以來夙夜不遑寧處深思天下之事自非大者遠者未之敢先恭惟祖宗受天命百三十年自三代以來未有承平如

此之久累聖基業付畀子孫成之至難壞之至易是以古之明王欲治天下先正其本其本在於人君一心而已天下治亂出於君心君心一正則萬事無不正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臣侍經筵因進講每及人君正心脩身之要君子小人繫於治亂之際未嘗不反覆開陳伏計陛下聞之已熟今有言責不敢忘此竊惟天下之本在於君心臣愚伏望太皇

太后陛下日以祖宗之艱難治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説諭皇帝存之於心若皇帝陛下聖心曉然明於邪正是非他日衆説不能惑小人不能進則萬事定矣臣竊熟思莫大於此惟陛下深留聖意以幸天下元祐四年五月上時爲右諫議大夫

上哲宗論王道六事　蘇軾

臣始之學也以適用爲本而恥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爲心而懟尸禄乃者屢請治郡兾乞守邊欲及殘年少

施實效而有志莫遂負愧何言今乃以文字爲官常語言爲職業下無所見其能否上無所考其幽明循省初心有覥面目故於拜恩之日少陳有益之言孔子曰一言可以興邦而孟子曰一言正君而國定昔漢文帝悅張釋之長者之言則以德化民輔成刑措之功孝景入鼂錯數術之語則以智馭物馴致七國之禍乃知爲國安危之本只在聽言得失之間恭惟皇帝陛下即位以來學如不及問道八年寒暑不廢講讀之官談王而不

談霸言義而不言利八年之間指陳文理何啻千萬雖所論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勤四曰謹五曰誠六曰明慈者謂好生惡殺不喜兵刑儉者謂約己省費不傷民財勤者謂躬親庶政不邇聲色謹者謂畏天法祖不輕人言誠者謂推心待下不用智數明者謂專信君子不雜小人此六者皆先王之陳迹老生之常談言無新奇人所忽易譬之飲膳如服藥石則天人自應福禄難量而臣等所學先王之道亦不爲無

補於世若陛下聽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聞春禽之聲秋蟲之鳴過耳而已則臣等雖以三尺之喙日誦五車之書反不如醫卜執技之流簿書奔走之吏其爲尸素死有餘誅伏願陛下一覽臣言少留聖意天下幸甚元祐七年十一月上時爲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軾上謝表因以規諫

上哲宗論四者歸心之道　梁燾

臣聞聖主之興必敬天道以修人事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恭惟皇帝陛下聰明仁孝得於天資興嗣明德

蚤有宗社天之付畀陛下者如此之重陛下必有以報
天順帝而靈承之以對萬壽之福也天之所喜者在安
民民之所安者在仁政仁政之道本於安静而不擾夫
安静而不擾者人心之歸也人主以一身之尊居四海
之上必得人心之歸巳則享國長久安寧而成太平之
功矣今陛下覽政之初是四方觀德之日宜有上當天
心下慰人望克承祖宗之休敬用太母之訓安兩宮之
慈垂萬世之法此廟社之福天下之幸也臣願獻愚忠

以助聰明之萬一焉夫親近法座日侍清光莫如左右之人也人人願效腹心以副眷遇必知其所用心則可使盡節竭忠也臣願陛下戒喜怒平愛憎畧小過以盡人之善録小勤以勸人之忠如臂之使指如手之捍衛頭目始終責其力焉此左右所以歸心也夫正朝廷明國體莫如廷臣以道佐人主者有輔弼論思獻納者有侍從拾遺補過者有諫官繩愆糾繆者有御史此王官之要也聚於朝廷各有職守不可使有交通不可使有

朋黨交通則蔽聰明亂國政而爲姦詐欺罔朋黨則害良善而隔正直此不可不察也常使君子得進小人勿用君子小人相反者也君子正小人邪君子忠小人佞君子得權則敬戒而愈恭小人得權則傲很而難制君子可以與權小人不可以與權臣故曰常使君子得進小人勿用也陛下方以至明獨斷正要左右前後皆得正人以助英睿若不收聚人材何以多得公忠之人任用耶臣願陛下清心正慮以觀羣臣清心在至公無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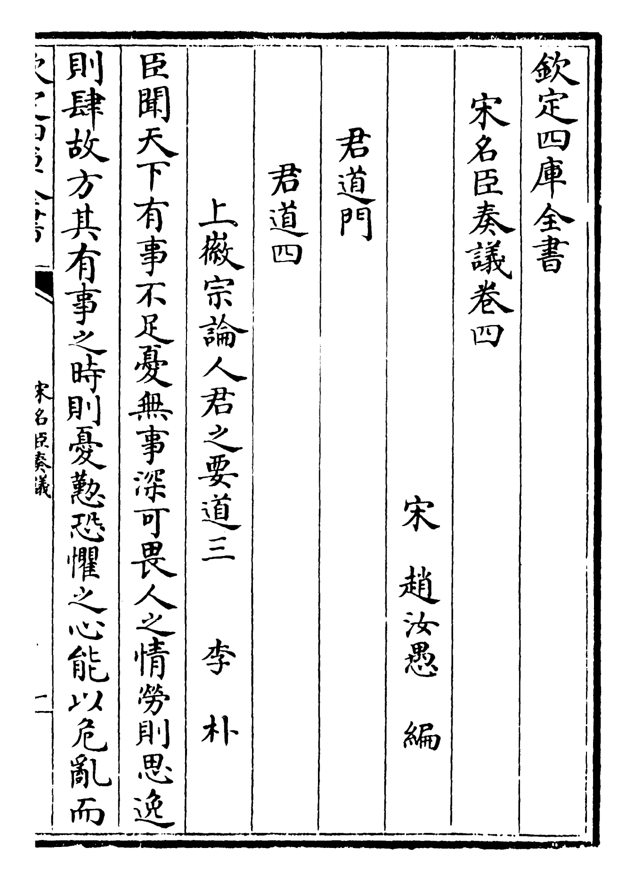
正慮在不惑姦說辨別邪正銷除朋黨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辨讒以進忠容諫以養直謹聽以廣謀剛斷以明事信任以保功必求忠實正直之臣以信任之謙恭以求助屈人主之勢以感臣下之心則必有忘身報國之效必有輔佐之功此廷臣所以歸心也安國家保社稷莫如百姓聖人有言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葢民定則國定民富則國富用度百索出於民間常令足衣足食無困無怨則事事樂供於公上矣君臣相與謀謨經綸者在此而已臣願陛下明信法令平易刑賞寛省

賦歛輕簡徭役豐穰和平則安養富庶之使有餘力凶荒勞敝則救恤休息之使不失所臣下有寛愛百姓之請者面詔大臣必行之臣下有掊歛百姓之説者面飭大臣深責之此百姓所以歸心也夫繫中國之强弱安危者莫如夷狄當使其畏威懷德謹職修貢敵國則有主賓之義禮信之所接屬國則有忠臣之道命令之所加常處於義信之間而後可以言中國矣自古以夷狄懷德畏威爲彊不務以闢地爲彊也以先制人爲安不

以受制於人爲安此不可不察也臣願陛下面命大臣必精選忠賢材畧之士付以帥權無用私愛諛從之人終悞邊事謹守疆埸寶有土地明信重威制禦侮兵戢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不苟且目前無事養成後患爲朝廷他日之憂必也有恩有威使之知懼服從奔走之不暇此夷狄所以歸心也此四者誠得忠賢上助聖謨然後安靜可成矣陛下今欲發其聰明廣其仁孝上安兩宮之慈下收四海之望始自於宮掖左右中逮於

朝廷羣臣下至於百姓逺及於夷狄歡然一意歸心於
明君可謂安静矣若夫羣心歡欣和氣充塞可以致陰
陽順序風雨應節年穀豐登人民富壽帝王之能事畢
矣臣蒙殊恩擢自侍從歴歴輔佐竊觀陛下有仁聖之
資願陛下行仁聖之事望陛下成仁聖之功此老臣區
區報國之心也惟陛下財赦而垂聽焉臣不勝懇懇納
忠之至元祐八年上時知頴昌府

宋名臣奏議卷三



宋名臣奏議卷四

宋　趙汝愚　編

君道門

君道四

上徽宗論人君之要道三　李朴

臣聞天下有事不足憂無事深可畏人之情勞則思逸則肆故方其有事之時則憂懃恐懼之心能以危亂而

至於治安及其無事之後則驕盈怠惰之氣亦能以治安而至於危亂舜之時七政齊於上百獸舞於下可謂安且治矣而君臣之間惴惴然常若憂危禍亂之將必至何也知治安之不足恃而驕盈怠惰且隨其後也臣竊觀國家聖作明述自古太平之盛未有久於今日者此正天下所謂無事之時而臣所謂深可畏者也伏願陛下思創業之甚難懼守成之不易親睦九族風示萬邦好惡不留於心喜怒循理而動體仁愛之德而濟之

以剛破險詖之論而平之以恕知君子所以致治而慮其難進則任之勿疑鑒小人所以致亂而防其易入則去之必速除心術之害然後可以育人材勵廉媿之節然後可以肅仕路辨嘗試之說然後可以來忠言師老而邊隙可慮莫若以自治爲守禦之策民困而國用不足莫若以節儉爲富庶之本觀俗化而通其變議政事而處其中執持權綱愛惜百姓日謹一日保其初心若是者皆聖政之所當急者也雖然所以致此者有本矣

臣聞昔周成王即位召公爲之保周公爲之師朝夕輔導嘗致謹於起居言動之間唐太宗開文學選道德名儒十八人爲學士雖飲食遊宴十八人者未嘗不在其中退朝與討論古今所以成敗輒至日昃夜分故成王能光昭文武之業而太宗獨髙三代之後無他知所以自治而天下不足治矣臣誠知陛下聰明仁聖性所自得然而聖人者德配天地而志常不足不識陛下夙興視朝擁經左右詔德意志慮者誰乎陳前世廢興治亂

請得據舊鑒新者誰乎退居深宮之中燕見間召所以備顧問者誰乎今縱未能遠法成周立師保之官宜且退倣唐制大開學館博選通儒耆德使侍經幄萬幾之暇孜孜與之講論正心誠意事天治人之道雖陛下聖性所自得者臣願益加聖學焉此臣之所謂本者也臣又聞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不可廢天下之公議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間此三者人主之要道也臣請爲陛下別白而言之所謂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者何也

臣聞自古有道之君不敢失一夫之心以天下者一夫所積耳是故爲其欲壽則與之輕刑爲其欲富則與之薄斂爲其欲逸則與之緩力凡上之禁令取舍惟恐一不當於天下之欲惡是以天下亦相與安之而已也後世有若韓非商鞅者始道其君以勝天下之事其言曰權勢法制者人主之操術彼天下者必於我而聽命者也而肎肎若是是以天下爲匹夫役也故或勝之以擊斷或勝之以㓰剥或勝之以戰鬬安忍自恣仇讎其民

民不勝其害則相與合天下而勝之矣臣故曰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一也所謂人主不可廢天下之公議者何也臣聞人主勢能生殺禍福人而不能變天下之公議堯舜三代之時則公議用於朝廷之上以賞功罰罪進賢退不肖而行於天下至其亂則廢於朝廷之上而竊竊然發於閭閻之間又其甚而設誹謗之法以杜天下之口則又不發於閭閻而鬱於人心最甚者莫若秦也立爲腹誹心謗之誅則欲併取其在人心者而去之

也然且獨能禁於一時而卒大肆於後世何則所謂公議者其本與天地並立而是非出於人心之同然不可得而變者也知其不可得變而使或發於閭閻或鬱於人心或肆於後世孰若舉而用於朝廷之上行之天下乎臣故曰人主不可廢天下之公議二也所謂人主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間者何也臣聞人主者天下之本也心術者人主之本也養之以道德仁義則終身而未足以爲功動之以回邪謟佚則一朝而不可勝其患

是何歟道德仁義難全而回邪謟佚易溺也古語曰人主唯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彼小人之欲禍天下必先敗壞其君之心術而後可以得志是故吾欲尚恭儉彼則攻之以驕奢吾欲本仁恕彼則攻之以煩苛吾欲務厚下彼則攻之以聚斂吾欲用正直彼則攻之以佞柔彼其所以攻我者紛起並至人主又惡能以一心而保其所難全勝其所易溺者哉必主之以平照之以清持之以誠恐恐然若寇盜之將至而蚤杜其窺覦之漸也

不然使之乘吾徘徊猶豫之時一投隙而得以自售則浸淫敗壞而終以不悟矣臣故曰人主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間三也知此三者而大本立矣臣愚不勝惓惓之忠惟陛下留神省察以幸天下建中靖國元年因陳瓘薦賜對上殿上此劄

上徽宗論豫戒六事　陳次升

臣器非適用材不逮人夙蒙神考之誤知擢寘臺屬逮事哲宗皇帝又叨言責迄無善狀終以罪廢陛下即位

之初搜羅人材振拔淹滯起臣於煙瘴之地擢貳烏府
今復除臣諫議臣自以天資樸拙學問迂踈辭章屢上
天聽莫回拜命以來不遑夙夜思所圖報輙取古先哲
王洎我祖宗之大猷作爲六事一曰體道二曰稽古三
曰脩身四曰仁民五曰崇儉六曰用人以豫爲戒欲陛
下念兹在兹使聖躬無過舉庶事無不治亦蒭蕘愛君
之義也謹昧死上進

體道

臣聞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生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内服不可為也不可執也無偏無黨而蕩蕩乎民莫能名是以先王揆才頒政量能授職設為宰輔以經邦國以理陰陽以制卿士以撫四夷而又使夫通世務明治體多識前言往行者繩愆糾謬而議論之故能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彼昏不知或獨任宰輔或偏信諍臣或當推誠為其所誤而兩棄之甚矣其惑也故書史特詳書為

萬世誡者如秦之李斯趙高漢之王莽董卓唐之李林甫盧杞皆其君之所獨任者至於姦佞滿前而不見大謀顛錯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絶祀譬猶掩塞耳目而運股肱其可濟乎樊豐周廣之於孝安朱异之於梁武裴延齡韋渠牟之於德宗皆其君之所偏信者至於奪公輔之任挫宰相之威讒慝忠良稔禍社稷譬猶芟割其股肱而任耳目其可濟乎漢武以英雄之資即位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其獨任田蚡

也入奏事則語移日所言皆聽養成其罪遂致有吾亦欲除吏何不遂取武庫之怒爾後惟偏信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之徒以辯論詘辱大臣至於交私諸侯潛蘊譖訴刼殺親王訖未嘗有得其死者漢武之志豈以其嘗獨任宰輔者如彼偏信諍臣則又如此故兩踈之耶由是詭誕之士竒邪之術乗隙而進無正救者故窮奢極欲繁刑重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邪怪廵遊亡度哀痛之詔由是作矣臣

聞仁宗之御天下也民到于今稱頌盛美而不置者豈有他哉不爲不執無偏無黨如天運之無積故民心歸而海内服也觀其用言者以罪范仲淹之黨及翻然而悟皆大用之唐介以彈文彦博貶未幾而復其官以衆言黜歐陽修因范鎮一言而留之機圓術妙可不務乎臣竊觀陛下即位以來獨任宰輔計行言聽莫之敢抗汲引黨與沸騰于朝臣恐其竊弄威柄而陛下厭之以致改轍而偏信諍臣以墮於漢武

之失苟不出此若或委心腹寄耳目於近習則禍愈亟矣可不謹哉

稽古

臣聞堯舜之道載於二典者其目雖多而總其大美皆曰若稽古而已而傅説之戒高宗亦曰不師古訓于何其訓詩人之頌成王亦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夫帝王以一身而應萬有苟不該博古今以深究夫明君賢臣脩身治國之要雋功偉烈謀猷方

畧之施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之由取是捨非執古道以御令其何以堪之哉是故堯舜之所以若而順稽而考高宗之所以師成王之所以學者如斯而已矣若夫畧典墳之大道好雕蟲之小技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者此腐儒之所爲而緼德行志功名者鄙之况於帝王日有萬機而盡心於卉木之間極意於煙霞之表將焉用之隋煬帝尤善於文不欲人出已右薛道衡被誣而死則曰復能作空梁落燕泥

否王冑之誅則曰復能作庭草無人隨意緑否又曰設令朕與士夫髙選亦當爲天子梁武帝父子尤刻意於文學乃至陰陽卜筮騎射聲律草隸圍棊無不精妙又何補於治適足致亂耳何則既騁此以爲智能矣則必恃此以驕慢天下故賢者由是解體而小人競學是以資嫵媚則向之所謂智能者翻爲亡身之具遺後世之所閔笑者臣聞陛下潛德藩邸時則已留意翰墨矣即位以來好爲詩曲以賜親幸鐫石

鏤板傳播遠近臣愚過計恐天下之人不能盡知陛下由天縱之能不思而得肆筆而成妄以前代帝王之刓精竭慮於雕蟲篆刻之細爲比且曰天下之政未理而游心於是豈不爲盛德玷乎又恐用小人之能是者則士風靡矣臣願陛下痛屏浮華無用之文不使膠於心術惟一以切磨治道聽政之餘躬閲書史取其關國家之興廢生民之休戚成者襲之敗者反之以資益聖治之道以懋稽古之德豈不偉歟

脩身

臣聞之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易曰行發乎邇見乎遠蓋脩身之應也如此歷觀古之創業之君與夫中興之主承乎離亂之緒其俗其民久已安於無治急之則怨緩之則偷賞之不勸刑之不變於斯時也而能肇造天命平滌九區恢廓宇宙致治之效可計日而待者豈有他哉蓋明乎人可以誠感難以戶說乃正其心以及身正其身以

及國故道德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美也何則人君之所恃以有天下者曰天命之民歸之賢者附之耳而天親有德民懷寬仁邦無道則賢者卷而懷之是三者皆非脩身則莫能致不然則昭昭之鑒可以矯飾僞行而欺之乎億兆之心可以輿金輦寶而召之乎有道之士可以高爵厚禄而誘之乎非所聞也又况君者民之師表動静舉措發於中必形於外民影從矣將欲興崇禮義厚人倫而美教化者其可以言

率之哉此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也是故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誅豈民異習哉格之者異也魏武好法律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豈士異尚哉格之者異也此皆前事之驗也其可忽乎仁宗嘗書無逸於邇英閣之屏歲久而弊命王洙復書之且曰朕不欲背聖言乃置之左取孝經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命蔡襄書以對於右欲使聖言時存乎顧眄雖以聲爲律而身

爲度者何以尚玆其興事造業制度遺文獨超於百王之表宜矣臣願陛下遹追仁祖慎厥身修日新其德使百官有司相儆曰聖德如斯其可自怠嚴谷之士相勉曰聖德如斯其可自棄黎民戒其子弟曰聖德如斯其忍犯上盜賊率其黨與曰聖德如斯其敢猖獗如是則成康之治可立而待也

仁民

臣聞天之視聽在乎民國之存亡繫于天王者之所

以得天下者民歸之而天命之也所以失天下者民叛之而天禍之也是故民歸一德天乃命湯庶民子來天乃命周百姓弗堪天命殛桀民罔不欲喪天訖商命黔首愁歎天亡秦祀百姓怨望天剪隋虐古人以水能覆舟朽索御馬為戒者豈徒念民之孔艱則彊者為盜賊弱者膏草野耶誠恐人君因之不免其身而毀辱及其宗廟困窮及其妻子也夫為人父母而生靈塗炭為人子孫而宗廟毀辱貴為天子不能

保其身以及其妻子豈宜忽哉是以盛王兢兢業業以圖治者誠畏此耳惟知畏此故惡衣菲食輕徭薄賦使民家給人足知禮義亷恥之尚舉天下而安樂之也頻年以來水旱屢作疾癘尤熾而兩河之民服役科須煩費愁苦而官司催科急於星火貪墨之吏從而誅求竊恐供者有限而取者無厭以有限供無厭天下一動變生無方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慄慄危懼也陛下雖屢形詔命備陳至誠惻怛憂民疾苦之

意惠澤之下如置郵傳命今乃公然廢格是朝廷之恩奪於州縣可不痛哉自古所患者君澤壅而不下達民情欝而不上通以致君勤恤而民不懷民愁苦而君不知至於離叛危亡者踵相及也臣願陛下申勑臺諫監司常切糾察嚴刑名以杜絶之如救焚拯溺以幸社稷

崇儉

臣聞禹卑宮室惡衣服克儉于家以有天下再傳而

之太康則已色荒禽荒矣及桀之身竭百姓以爲傾宫而天下亡之唐明皇之初乗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毁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前殿及其晚節窮天下之侈不足以供其慾由是觀之創業之君昭儉以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始於克儉者其終猶至於驕奢况無以啓迪後人不謹其始者哉天下習安於侈靡久矣於今爲甚貴介之族與夫兼并之家燕飲之物歌謡之具窮奇極巧以相傾勝

銷金鋪翠旬𦐂月異一領之細至有千錢之直者此風其可長哉臣願陛下以道德爲麗仁義爲華以珍玩奇巧爲喪國之斧斤以珠玉繡錦爲迷心之鴆毒芟夷蘊崇之絶其根本痛自裁抑以禁之褒進朝士之約素清脩者貶退其謠荒驕奢者以敦薄俗顧不美哉昔孝文惜百金不爲露臺而天下衣食滋殖晉武焚雉頭裘而士敦朴素唐太宗以亡隋爲鑑而公私富給夫失節之嗟愚智同惡由恥不及其羣類故

勉強爲之以相髙耳人主儻能躬儉以率之其趣也孰禦臣聞僞蜀以珠飾溺器太祖命碎之且曰以此奉身不亡何待嗚呼聖人之慮遠矣是豈特化當時之習使知其所尚哉

用人

臣嘗學稼於農矣凡播殖之宜耕鋤之功等則獲無或異苟陰陽之和雷風之動雨露之澤不時則與之同饑饉時則與之同豐穰由是而知天地之所以能

成其大者豈非以其無私者耶是故先王法之其於用舍也能激天下之不善而使之退愧勸天下之良才而使之樂進以致治者抑亦法天地之無私故能成其私耳後世不該不徧之主鮮克由是其於用舍之際或崇勢地而抑寒門或任親密而棄疎遠或採虛譽而廢甲賤或恱其才能而略歷試或重朝廷而輕四方或皆反是而益亂其故何也夫君子與小人所出不在於世禄與側微而言行非一事之可槩出

處非一端之可見此愚智同知也奈何立賢而有方

哉以謂必出於勢地與親密耶而膏粱子弟至有不

辨菽麥而高車大馬以為民上則版築之叟渭濱之

漁何從致哉以謂必出寒微與疎遠耶而碌碌腐儒

持方尺之紙書骫骳之文以享萬鍾則伊尹之伊陟

周公之魯公何從致哉至或採虛譽而廢卑賤恱其

才能而略歷試內外迭為輕重是皆昏君之所為可

深戒者夫王者一視而同仁茍德義可尊無擇負販

故管仲之舉二盜穆公之用由余齊威王以左右譽而烹阿大夫功成於當年名著於後世可謂明也已矣以舜之聖受命之初且猶歷試諸難况其他乎近古漢宣亦可謂急賢之主矣而蕭望之杜延年葢其所尤厚者或出而治民或出爲邊吏非惟煩使之以觀人才亦所以維持四方均内外勢也其治優於文景者不其然乎夫禄一不才爵一無功未病於國而終爲害者非惟其忌賢者進而害能者用也而賢能

亦羞與同羣或恥居其下此其所以爲害也自古人君之於進賢也罔間親疎貴賤無有愛憎惟較其賢否耳故丁公於漢祖有活已之恩非徒不用而加誅焉唐太宗不恤秦王府官吏之怨嗟以爲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臣願陛下稽古先王法天地之無私鑑漢祖唐宗之公正不以布衣寒士公卿子弟惟賢是用不及私暱無所偏徇庶幾賢者彙

征以光左右 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上時除左諫議大夫

上欽宗論致太平在得民心　陳公輔

臣比緣奏對特蒙聖慈諭臣親自擢用之意令臣協心助成太平臣皇恐感激臣誠何人獲聞此語臣固當展盡底藴以補報萬分之一然臣自愧學術智識皆不逮人但有樸忠而已惟陛下憐之臣嘗詢諸朝士大夫皆謂今日國家夷狄之患未除太平之治誠未易致也然以臣觀之所以勝夷狄者必在於治中國所以治中國

者必在於得民心陛下無以臣言爲迂闊而不切於治也孟子嘗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然則民心烏可失哉臣嘗原先王所以得民心者無他莫先乎有德而已蓋易感者羣心難忘者盛德唯聖人躬行於上者既有感民之盛德故百姓欣戴於下者斯有愛上之誠心非特如此因所欲而與之因所惡而去之皆所以得民之心者也是故善政者民之所欲也虐政者民之所惡也君子者民之

所欲也小人者民之所惡也善政行之虐政除之君子用焉小人去焉此因所欲而與之因所惡而去之民心其有不得哉臣不敢遠引前古請以今日觀之陛下養德東宫十有餘年恭儉出於天性聰明本乎生知愛民之誠未占有孚動民之行不言而應盛德之至固足以感民心矣及乎一旦即位遂取其政之善者略施行之政之虐者略除去之忠良之君子以次召用姦惡之小人以次竄殛於是天下翕然莫不仰戴聖朝如重陰蔽

天初見赫日如大暑執熱初濯清風豈有不得其心者故雖金寇之兵圍逼京師幾四十日而都城百姓咸願固守無一人有離心四方援兵不日皆集無一士有叛志以至於州縣之間人情帖然盜賊不敢乘間而起此何以致其然哉實有以得民之心而已陛下誠能効大禹之克勤體文王之節儉至誠以行之不倦以終之檢身不及從諫如流孜孜圖治日謹一日則其德愈盛而不替矣民心焉往而不歸哉然後與宰執大臣相與講

明求其善政盡舉行之凡所謂虐政蠹國害民者除之唯恐不盡擇其君子盡召用之凡所謂小人蠹國害民者去之唯恐不至則所以得民心者至矣夫民心既得則中國焉有不治中國既治則夷狄焉有不服哉此太平之功所以可圖也昔齊宣王畏諸侯之侵孟子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滕文公以小國間於齊楚孟子獨告之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効死而民弗去孰謂陛下以一人之

尊有天下之大尺地無非王土一民無非王臣區區以夷狄爲畏哉臣願陛下勉之但思所以得民之心彼誠不足畏矣靖康元年上時為左司諫

上欽宗論君道本於民　胡安國

臣聞古者人君南面向明而治蓋取諸離爲日至明之象也日食常數耳春秋每食必書何也日者人君之表苟有食之則暗而不明矣臣子倍君父則暗而不明妾婦乘其夫則暗而不明政權在臣下則暗而不明夷狄

侵中國則暗而不明故春秋每食必書所以為南面之大戒也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減樂府員罷黄門狗馬除甘泉宫衛息角抵齊三服官節用愛民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以知人不明失其操柄耳蕭望之社稷之臣而恭顯譖令引決於私室張猛忠正之士而自殺於公車劉向宗室之英也排擯詆毁令不得進用至於許史宦官則信任不疑大本既失雖有恭儉之

小節何足以正紀綱隆國祚抑姦宄救黎元之困厄乎至如昭帝以齒則不逮孝元之長以文學則不如孝元之博雅以奉身調度又未必如孝元之節儉也然能辨上官桀之詐信任霍光漢祚復安黎元按堵誠得君人之本耳陛下有温恭之德有儉約之行有憂勤願治之誠有好謀納諫之善過於漢元遠矣抑未知羣臣之邪正皆已明白於胷中而不惑乎亦有疑焉而未之決也如其不惑則固善矣儻有疑焉而不決之於早則君子

必遠小人必親天下之事去矣小人善窺人主之指意以求合君子則惟義之從而不茍是故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正其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四者不除親小人遠君子必矣陛下誠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鑒於春秋所書侵蝕之咎洞察正邪灼知忠佞如日中天臨照萬物則君人之本立而天下之事定矣靖康元年上時為中書舍人

宋名臣奏議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五

宋　趙汝愚　編

君道門

帝學上

上神宗論人主有高世之資求治之意在成之以學　孫覺

臣聞人主患無高世之資有有其資而無求治之意有

有其意而無好學之實三者之備而治效不成者未之有也然此三者常若不可以兼備何也聰明睿智博達而疏通者髙世之資也然或矜其才以天下之萬事爲不足爲若此者必無成蚤朝晏罷選用羣臣孜孜而不懈者求治之意也然或蔽於一曲而不見聖人之全因陋就寡而不本先王之意若此者雖安易危雖强易弱可以偷安於一時而不可傳之後世人主欲無此患其惟學乎夫學非篤好而審問謹思而力行則不足以攬

道德之粹精極性命之微妙人主之學茍不深造於道德性命之際則無以應萬務之變知羣下之情以堯舜之聖而稱之曰若稽古夫古者人主之所當若又當稽也以孔子之聖而孟子稱之曰學不厭誨不倦夫已誨人矣然猶不忘於學學可以已耶陛下以高世之資求治甚力好學而不倦可謂不世出之主矣然臣獨以爲未者竊觀朝廷之政未盡得先王之意而先後之序未盡合聖人之道也臣非以謂朝廷無賢臣左右無端士

顧恐陛下於學問之道未能極高明而道中庸政事之間未能先本務而後末業也陛下幸聽臣言以聽政之暇特召兩府大臣或從官之中素所親倚者虛心克已問以上躬之所不逮時政之所過差使之具以條對必有能言之者矣陛下增益其所未至勉强其所不能救其所偏解其所蔽則臣將見陛下之治度越漢唐而比隆於三代矣熙寧元年上時爲右正言供諫職

上神宗論誠明之學　陳襄

臣竊以帝王之德莫大於務學學莫大於根誠明之性而蹈乎中庸之德也生而不動之謂誠知而有爲之謂明正而不邪之謂中故誠者立善之本也明者致道之用也中庸者常德之守也三者立天下之能事畢矣聖人者先得乎誠者也因誠而後明必資乎學全靜以居之神固以行之酬酢萬物而無失於曲當此之謂誠則明矣賢人者思誠也因明而後誠也者必擇乎善所謂善者可欲之謂也性也正而公者也所謂惡者有所不

可爲之謂也情也邪而私者也存其所謂正而公者而去其所謂邪而私者此之謂擇善矣精一以守之中正以養之持循戒懼於不聞不覩之際此之謂謹獨而固執之矣久而不息則形形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動動而不息則化化而不已則神高明博厚而配乎天地此之謂明則誠矣子思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言其誠之篤也誠之者篤則其爲之者至是以其政不肅而行其教不言而諭其事不勞而成舉

而措之天下之民無不從服而不知爲之者故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此之謂也是之謂誠明之學伏望留神省覽熙寧二年四月上時知明州被召除修起居注

上神宗論君道之大在稽古正學

程顥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

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

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然日入偷薄末俗譊譊無復廉恥葢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熙寧二年上時爲監察御史裏行）

上哲宗論學本於正心　范祖禹

臣不侍經席已踰兩月陛下深居閒燕聖學日勤然臣

等無由罄竭愚短輔助萬一昔唐憲宗不對學士兩月李絳奏曰爲臣等竊禄偷安之計則便矣其如陛下何今臣之愚竊欲陛下以學爲急故敢畧陳一二惟陛下留聽臣聞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揚雄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夫學者所以學治天下王者之事也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皆汲汲於學仲尼雖聖亦皇皇有所不暇此聖人所以不可及也後世繼體守文之君生而驕逸

不能務學忘其祖宗艱難累世之勤勞徒見天下無事以爲禍亂無從而生或荒耽于酒或盤于遊畋或窮奢極侈或輕用民力謟諛日親忠正日踈人心離貳遂亡其國其所行之迹後世視以爲戒自古以來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學故也天下治亂皆繫於人君之心君心正則朝廷萬事無不正故天地順而嘉應降陰陽和而風雨時古者三公太師太傅太保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他術焉唯正君心而已保保其身

體傅傅其德義師道之教訓皆所以正君心也如欲心正未有不由稽古好學而能致也臣竊考之前世揆之當今恭惟本朝累聖相承百有餘年四方無虞中外底寧動植之類蒙被涵養德澤深厚遠過前世皆由以道德仁義文治天下人主無不好學故也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四方創業垂統日不暇給然而晚年尤好讀書嘗曰宰相須用讀書人陛下試思太祖此言宰相既用讀書人則自餘執政侍從之臣臺諫之職必皆文學之士

然後可用外至州縣亦必由進士出身乃可委以親民刑獄之任是朝廷之士皆不可以無學也然則天子豈可以獨不知學乎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當澹然無欲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而入朕年老無他欲但喜讀書用鑒古今成敗耳眞宗之時益脩太宗之業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問學未嘗少廢今邇英講讀乃仁祖之成規也英宗神宗皆遵守仁宗之法稽古好學陛下所知不幸先帝早棄四海累聖已成之業任大守重傳付陛下

嗣位于今四年幸賴太皇太后以至仁盛德母臨天下陛下垂拱無爲海内晏然當今之務莫如學問之爲急也陛下今日學與不學繫天下他日之治亂臣不敢不盡言之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皆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君子專於爲義小人專於爲利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人之得位將濟其所欲也

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陛下心之所召也凡人進學莫不在於年少之時陛下聖質日長龍德進升數年之後雖欲勤於學問恐不得如今日之專也臣竊為陛下惜此日月願以學為急則天下幸甚

論語記聖人言行之要脩身治國之道無不在焉尚書言帝王政事人君之軌範也論語雖已講畢望陛下更加詳熟尚書未講者亦望陛下先熟其文臣等以次講解及之則陛下聖意已先有得矣臣不勝拳拳之愚元祐

三年八月上時爲著作郎兼侍讀

上哲宗論進學之時不可失　梁燾

臣聞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以脩身爲本本亂而末治者未之有也故曰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古之聖人未有不以脩身而爲本者也書之稱堯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克明俊德者自明其德脩身之謂也九族既睦者家齊之謂也百姓昭明者國治之謂

也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者天下和平之謂也其始則正心誠意而不出方寸之間其終則德業滂洋而徧滿天下是聖人之道所持者約而所致者廣也有天下者能知盡心致力於此而後可以奉天享國矣夫明德者孰先而能焉必曰學而已矣禮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謂人君有清明之德必由學以發之然後能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以此知雖天子之尊而能成聖者其必由學乎說命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

蓋事不稽古從政則迷是君人者不可以無學也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兹道積于厥躬蓋學之在身非一日而致由積善以成之是學之時不可以失也恭惟皇帝陛下受天明命早有萬國日就月將學以成聖此其時也願擇吉日詔開經筵優接勸講進讀之臣使從容反復治亂之事究先王之藴辨歷代之蹟無惜聖問再三詢考使聖心曉然無疑日新一日可底大成願加聖意無忽臣又願陛下萬機之暇留思經

筵講讀羣臣所論之事以考政事之從違得失以裨皇帝陛下之聰明屏遠聲色造次不忘古訓博厚髙明與天地並德臣不勝拳拳懇切之至元祐五年上時爲御史中丞

上宣仁皇后論皇帝進學之時

梁燾

臣恭惟陛下以大公至正之心保護皇帝周密嚴謹委曲纖悉起居寢食之間無不留神而注意如天地久於其道無一日之或怠也誠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天

下矣陛下鍾愛皇帝如此其至然而特爲其愛之小者非所謂大愛也所謂大愛者在成其聖德爾成聖德者其必由學也仰惟陛下之聰明非不知其大愛之以成德而獨以爲皇帝沖眇而未暇學乎今皇帝聖年十五齒亦已長矣自古人君遠則十五而冠冠者謂有成人之道在庶人則爲童子在天子則爲成人何也謂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理焉故必責善而進之以成人是以古之學者十五入大學謂七八之數陰陽備而志

明可以學矣志已明則當識其至善而遠其所不善故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皇帝清明在躬天稟英異以聖人志學之時稽焉則不可以不學也以天子成人之道望焉則不可以多暇也伏願陛下當天春布德之元王正授政之始面勉皇帝早開經筵召見儒臣談經讀史從容賜對熟復古今宮中遊選茂俊之人以誘掖講說審擇謹厚之人以輔視興寢服勤道義爲聰明睿知之德踈遠紛華爲康寧壽考之資習之既久乃如自

然至若誠意喜書正心樂道終副海內聖神之望不貽宸衷宵旰之憂協成静治爲太平之真主焉然則陛下他日退託深宫還辟自處保護之慈有始有卒佑我大宋萬世無疆之休而功德於此足矣誠清衷素所屬念者臣敢妄論以發之亦惟陛下亟行而無疑非獨臣之願乃天下之願非獨臣之幸乃天下之幸臣不勝惓惓

元祐五年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哲宗論人主盡道在脩身脩身在正學

彭汝礪

臣聞之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堯舜之治至矣上達日月星辰旁施草木蟲魚幽格鬼神外薄四海遠及于萬世其原則脩身而已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其本末施設次序可謂彰明較著而自漢迄唐千數百年有爲者衆而終不能窺其髣髴非聖人所爲終不可及葢後世爲之不至而

已以區區千里之齊其君蓋不過中人孟子之爲臣非其道不陳於前故其言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孟子欺乎哉脩身無他在乎學而已大學之道始於誠意正心終於治天下蓋古人以天下爲不可勝治故所治者一國而已以一國爲不可勝治故所治者一家而已以一家爲不可勝治故所治者一身而已又以一身爲不可勝治故所治者一心而已心正故身正身正故無

所不正此其守甚約而其施甚博其源甚近而其流甚遠其事甚難而其理甚易然心至微者也至危者也古人譬之槃水焉正錯勿動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須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乎上則不足以得夫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至虛而能受至神而甚察苟有蔽之則有不能別黑白矣蔽欺之言入則是非有不得其正私比之言入則喜怒有不得其正功利之言入則取與有不得其正便佞之言入則好

惡有不得其正此學之大戒也恭惟陛下聖學所得固自拔於世俗之表惟加之意而已敷求碩德以備勸講容納正言以聞過闕思之至于謹辨之至于明問之至于博積之以漸要之以久持之以不倦行之至于不已其本正矣事至而不惑物來而能名回環而觀惟陛下所欲爲而已二帝三王之盛葢可跂而至也詩云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性人所有也葢有不能充而成之者又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光明性所有也緝之熙之在

學而已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蓋學莫如師古又曰念終始典于學言學之不可一日已也臣愚亡識惟陛下幸察汝礪元祐中上此疏而年月未詳

上哲宗論黃帝堯舜養生禔身之道

范百禄

臣伏以陛下留心大學之道日就月將淵源精微積善成聖以至於高明光大無所不通此乃宗廟社稷之休天地元元之福而太皇太后豐功盛德也臣千載之遇

實與四方生靈同茲慶幸然臣區區管窺猶願有所獻焉者誠以為聖主之學詩書禮樂之大道德仁義之實與夫一祖五宗之典法謨訓英謀睿烈既日陳於前而飫聞於上然猶有不可一日而離者蓋又有黃帝堯舜之道存焉人主欲尊其慕尚必行三聖人之道儻未知師三聖人之所以養生禔身以永保天下生民之福以長固國家無窮之休則何以致行三聖人之遺心餘迹也哉凡三聖人所以養生禔身之要布在方冊詩書周

易傳記百家燦然備載皆可參考臣頤詔經筵講讀官
討論採掇自古黄帝堯舜以來帝王養生從身可法之
言可行之事於雙日所進故實内時以一二上資聖覽
或意義有所未顯亦宜雍容敷繹以聞願陛下觀其所
以致福壽康寧之術取法而行之覽其反此而致不善
者規警而戒之孔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易
頤之象曰君子以謹言語節飲食言語猶節而况其餘
乎臣戇愚匹夫之慮不足爲陛下至計方出守外郡遠

去闕庭臣子之心不勝悃愊伏惟留神省察元祐八年上時出知河中府

上徽宗論帝王爲學之本　鄒浩

臣竊觀自昔才智之君固有務學以爲先者然而學非其本失所以學終不足以成帝王之髙致記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此學之本也

又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此所學之效也揚子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夫堯舜禹湯文武皆萬世所仰以爲帝王之師者也尚汲汲於學而不敢怠爲人君者其可以忽此乎恭惟陛下天資聖神羣臣莫及方且延納名儒入侍講讀招來讜論用廣聰明固已卓然知所務矣所以爲學之本更望深賜察焉雖處宮闈之間常

若對予天地則知人安民自如帝堯能察邇言自如帝舜身為法度自如大禹不邇聲色自如成湯卑服即康功田功自如文王垂拱而天下治自如武王其事豈不至約而其功豈不博乎陛下不以臣愚而廢其言不勝幸甚元符三年上時為右正言

上徽宗論治天下在好學廣問

上官均

臣聞人主之治天下一日萬幾不可勝察也而明君操

術蓋有至要可以不勞而治蓋好學則知天人之道通古今之變好問則察羣臣之情達天下之政通古今而達事情物理豈有不燭注措豈有不善哉説命曰念終始典于學揚雄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此言人主之不可不好學也仲尼稱舜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孟軻稱舜曰大舜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爲善仲虺之告湯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此言人主之不可不廣問也然而人主之學異乎人臣之學何則人臣之學或以文

詞爲工或以博記爲能以文詞爲工則有不適用之患以博記爲能則有不燭理之蔽非所謂善學也人主之學在乎簡而知要達而適用知要在乎明道明道在乎味五經之微言適用在乎遠觀前世治亂盛衰之迹而近稽祖宗聖明相繼治天下之意因已然之迹而考其理亂因理亂而鑒其所以得失可謂知要而適用矣此人主之好學所以爲先務也天下之政有利有害百官之衆有邪有正非廣問而參稽之則利害未易見邪正

未易明利害未盡見則事或過舉邪正未盡明則姦佞之徒或乘間而害正此人主之好問所以爲政要也臣竊觀陛下寛仁而有斷中正而不偏清淨而寡欲温恭而盡下可謂有上聖之資矣臣願陛下退朝燕閒觀經閲史以明理義之大致達治亂之大體因進對之臣虚心下問以考政事之得失觀羣臣之志趣如此則天下之義理臣下之邪正判如白黒之辨矣臯陶之告舜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

懷之燭義理而辨邪正則能官人能安民矣堯舜之治天下不過於此矣建中靖國元年上時為給事中

上欽宗論聖學以正心爲要　胡安國

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自王迹既熄微旨載于六經時君雖或誦說得其傳者寡矣陛下心原澄靜聖度虛明蓋天祐大宋篤生真主使撥亂反正建中興之業也臣竊意陛下昔在東宮潛德韜晦其於六經所載帝王

制世御俗之大略必有所避而不欲問官屬之司勸講者必有所隱而不及陳今正位宸極日月蓋已久矣而成效未見其於古訓不可以不考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伏願陛下選擇名儒博通經術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繼文王克厥宅心之道以馭四海實天下大幸臣愚智識膚淺等於芻蕘惟陛下裁察靖康元年上時為起居郎

宋名臣奏議卷五